

人世间

诗歌港

守望亲情

孙盛凇

一

今春以来,母亲突感心脏不适,甚至对周围稍高一点儿的声音都有些难以忍受。医生开出的一大堆检查项目里,有进行加强CT检查一项。这意味着,88岁高龄的母亲需要接受心脏造影,后续甚至可能需要进行植入心脏支架的手术。

去年楼下老李的岳母就是在此项手术过程中意外去世的。前车之鉴,还真不敢冒这个险——母亲脆弱的生命确实经

二

五月五日,有过住养老院两年多经历的母亲回家了。初夏时节,南风依然很大,刮得门窗呼呼作响。虽然因风大锅灶无法生火,但是炕上铺的电热板产生的热量足以保持被褥温暖。回到老宅精神状态焕然一新的母亲则有些兴奋,不住念叨:还是来家好啊,刮风是风的声音,开门是门的动静……

之前接母亲进出养老院时,母亲经常要回家看看。每次她坐在炕头上,看着窗外让兄长打理得绿油油的菜园时,都感慨不已:好好的家,就是不能回来

三

记不清上一次在老宅陪着母亲过夜是多久以前的事了。母亲怕我不习惯硬实的土炕,反复叮嘱我要把身下铺得厚实、舒服些。她还特意给我用上一床“新”被子:“这是你爸走那年,我进城过年时特意缝的新被子,没盖过几次。我死了以后就没有人愿意要了……”

晚上七点多,服侍母亲吃下一系列降压药后,我信步走出了家门。时下由于农村人口减少,山村的夜晚早已没有了年少时候的喧嚣。空旷的街道上行人寥寥,倒是路灯明亮如昼,遂一路向着烟霞洞景区南行而去。

夜风猎猎,却没觉得多冷。正值槐花盛开的季节,风中隐隐传来甜湿的花

四

翌日晨,我在窗外阵阵鸦雀的叫声中醒来。母亲早已醒了,静静地躺在那里。她说我昨晚睡得很沉,都打呼噜了呢。

我笑着坐起身。窗外菜地里有两只鸦雀在跳来跳去地觅食,旁边还有几只叫不上名字的小鸟在啾啾叫着。推开门,两只鸦雀扑棱棱飞上了南面的屋脊,警惕地侧目看着我。而那几只小鸟却好整以暇,全然忽略了我的存在,直到东邻家的大黄猫跳上墙头才惊慌地飞走了。不禁有些欣欣然——没有了农家的鸡鸣犬吠声,能看看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也很不错嘛。

转身回屋时,母亲已经穿好衣服了。我收拾干净床铺,小心扶着母亲慢慢下地,帮助她推着助步车到外间洗脸、刷牙。母亲洗漱完毕,又拿起了木梳。见她梳头有些费劲,我接过木梳,细细帮她梳理花白的头发。母亲的头发早已经稀疏得能看见头皮,梳起来滑溜溜的。母亲有些赧颜:这些都是闺女该干的事儿啊,现在咋都让儿郎干上了呢。此时,外面的鸦雀不甘寂寞地又嘎嘎叫了几声。我说当年每次回家,俺奶奶总是说,

不起如此折腾了。于是,母亲在只好选择打针吃药的治疗方案下,住院调理了一周。待病情稳定后,我们便接她出院了,还带上了医生开具的一大包药品。

按照我们兄妹三人的想法,打算每家轮流接母亲居家照料。但母亲却冷静地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她很清楚自己病情的严重性,说不定哪天就走了——她不想死在任何一个孩子家里。

住,唉……

此刻,我努力挤出笑容,打趣母亲:“说来说去,到底还是回家了不是?”

母亲的回答还是那么富有哲理:这话得分什么时候说啊。有的家是想回却不能回,有的家是不得不回啦……

曾看过一篇文章,说90%的老人进了养老院,就再也回不了家了。不是老人不想回,也不是子女不孝顺,而是现实的层层枷锁,让回家成了奢望。如今,这个“奢望”却让母亲以如此无奈甚至有些略带悲凉的方式实现了。

香。路灯照射下,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枝叶投下斑驳的舞影,耳机里的音乐声也难掩树叶飒飒。西南面黑黢黢的烟霞山上,几盏灯火闪烁,恰似古老而年轻的神清观凝视着人间的眼睛。烟霞山下,蜿蜒而下的山路直通到空旷的停车场。和寂寥无人的路边摊位一样,又一轮晨曦来临时,这里很快又会人声鼎沸了。

返回时路过小南山的平房区,见门口石柱上贴着一张铭牌,上书:原昆嵛山林场纤维板厂职工宿舍,建于1977年10月。哦,至今快50年了,彼时的母亲还不到40岁呢。年轻时常推着柴草、扛着耕具路过此处的母亲,对此是不是熟视无睹?此时的宿舍院内,一只黑白相

怪不得夜来(方言:昨天)大鸦雀直叫呢,原来是大孙子今儿要回来啦……

此时,穿堂风轻柔地吹了进来,拂在母亲那松弛的脸颊上。母亲似乎自言自语道,终于又在自己家里安安稳稳地过上日子了,连睡觉都安淡了不少呢。

我握着梳子的手顿了顿,把漫上来的酸涩憋了回去。我轻轻顺着母亲的发梢往下梳理,笑着回应她,可不是嘛,以后天天都能在家待着哩。想坐院子里晒晒太阳就晒,想听听鸟叫就听,我们天天都陪着您。母亲嘴角慢慢弯起来,眼角的皱纹都舒开了些,安稳的快意中又带着些许歉意:也不知道要麻烦你们几个多久呢……

越久越好!我有些激动:当年您含辛茹苦把我们培养成人、成家立业,现在这一切都是您应得的,受之无愧。昨天我去供销社买鸡蛋,盛涛哥还跟我说:“俺婶这辈子太不容易了,一定要好好孝顺她啊。”其实您的几个儿女都是念过书的,都明白事理,哪里用得着外人来叮嘱?伺候好您是应该的,要是伺候不好,我们自己都觉得丢人——您忘了俺奶当

去年,母亲住的养老院里新住进去一位老人,住了不到十天就去世了。老人住进去之前就是在儿女家轮流住的——此举想必是孩子们无奈的选择吧,母亲当然心知肚明。

想到此节,不禁大恸。母亲的生命真的要进入倒计时了吗?遵照母亲的意愿,我们将她接回老宅调养,兄妹三人轮流回家照料。

根据陪护计划,第一周由我来陪护母亲。母亲对起居生活的要求向来简单,甚至到了近乎简陋的地步。这次回家问她想吃什么,她总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吃不了多少,随便做点就行。”没办法,我只能凭借自己掌握的营养知识,尽量为她准备一些适合的营养餐。

每到此时,母亲总是感慨:年轻时家里困难,没有恁多的东西可吃。现在日子好了,岁数又大了,啥都吃不动了……

间的猫,淡定地蹲踞在夜色里,静静地看着我拍照——它在自己的岁月里,从容得活着。

回到老宅的胡同口,东墙上的簇簇蔷薇依然暗香浮动。望着家里窗户透出的灯光,心中涌起阵阵暖意:老宅有多久没在夜色里亮起灯光了?

晚八点是母亲服用他汀药和保心丸等药的时间。她接过药片,就着提前备好的温水缓缓咽下。当我和母亲提起纤维板厂的往事时,她告诉我,从前每次路过那里时,总盼着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在厂子里谋份差事——能领到工资现钱不说,至少不用像她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终日辛苦劳作了。

年咋说的了?人在村里,创的就是个威信和脸面啊。母亲听罢,轻轻地嗯了一声,没再说话。原先那皱着的眉头,放松了不少。

吃完早餐,收拾妥当后,我扶着母亲坐到南园的藤椅上。晨光穿过东墙根那棵樱桃树的枝叶,在她身上落了点碎金。风吹过的时候,光斑轻轻晃着,像极了小时候坐着小凳,看着她在灶间做饭时,锅底火苗闪现的样子。那时候她头发还黑,腰板也直,声音也是脆生生的。

院角的一株蒲公英早早长出了绒球,蓄势待发;北墙根的芍药花开得正艳,单瓣品种并不影响它风中摇曳的美丽;连去年被卡虫蛀得只剩半条命的樱桃树,绿色的果子也正在渐渐转黄。一切都和母亲说的一样,波澜不惊、安安淡淡的。我看着母亲微眯着眼晒太阳的样子,心里先前压着的那块沉甸甸的石头,也松了些许。

母亲还能陪伴我多久?我不知道。能这样陪着她在家,晒着太阳,听着鸟叫,守着这份实实在在的亲情,足够了。

迟到的祝愿

郁蔚

四十九载春秋流转
思念总在夜半翻涌
绕着梦魂不散
我已是耄耋老者
眼底还常浮现
父亲清晰的容颜

记忆扎根在贫瘠农田
佝偻的脊背
弯成土地的弧线
沉重的大镢起落
刨开生硬黄土
日复一日和荒芜田地纠缠
盛夏烈日烘烤大地
一顶旧草帽
一把生锈镰刀
躬身收割干瘪谷物
汗水浸透粗布衣衫
从未有过半句怨言

年少的我懵懂茫然
不曾为他过一次属于父亲的节日
不曾递上一朵红花
道一声温暖祝愿
他耗尽血肉与气力
耕耘一生
倾尽全部辛劳将我抚养成年
所有苦楚独自吞咽
所有温柔全都予我

岁月翻过漫长流年
时代换了薪新人间
如今儿孙围在我的身边
鲜花、问候、暖意堆满眼前
他们郑重为我庆贺父亲节
融融温情包裹衰老的双肩

望着眼前热闹温柔光景
滚烫热泪骤然冲出眼帘
一边是永不能重逢的旧年
是苦了一辈子
没能被我好好疼惜的父亲
一边是安稳富足的当下
是晚辈递来的岁岁心安

相隔四十九年的遗憾
刻在心间
多想穿越时光
回到那片庄稼田
捧一束红花,立在他佝偻身前
轻轻说出迟到多年的祝愿

火炕

牛图

母亲越来越喜欢火炕
摸摸炕烫手
锅底火正旺
她说不热
如小时候那样
踉跄往上攀
枕头似大山
身下一片平坦的田

火生土
土解乏
母亲虾米似的身子
享受架在火上烤的滋味
她看见稼禾上的火
仿佛看见一个火球
翻过一座山
又一座山